

昆明古城与滇池

朱惠荣◎著

云大校園內舉目可見鐘樓、塔鬆的城牆，還有護城河里殘留的水塘，這已是昆明古城的北隅。我們班的教室在會德院三樓正中的仰止樓，是欣賞湖光山色的絕佳處。遠處蒼茫的水面似傘，近處綠柳如絲，不時揚起幾聲鷓鴣的啼聲，也刻下了昆明一和滇池。

這兩個詞

也和著昆明城

市發展的節拍

明給我的愛

的深厚无涯

云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古城与滇池

朱惠荣◎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明古城与滇池 / 朱惠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22-15657-9

I. ①昆… II. ①朱… III. ①古城-介绍-昆明②滇池-流
域-介绍 IV. ①K928.5②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1869 号

出 品 人: 赵石定
组稿编辑: 冯 琰
责任编辑: 冯 琰
责任校对: 解彩群
装帧设计: 马 滨 唐敬乾
责任印制: 马文杰

昆明古城与滇池

KUNMING GUCHENG YU DIANCHI

朱惠荣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5657-9
定 价 45.00 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目 录

导 言 / 1

上篇 昆明古城的历史考察

五华山与五华山水系 / 14

螺山城考 / 22

南诏东京考 / 30

大理东京考 / 43

元代中庆城考 / 51

明代的云南府城 / 65

南明的滇都 / 85

清代的云南府城 / 98

中篇 滇池周围的沧桑变迁

滇池贝丘遗址研究 / 120

盘龙江与拓东城、善阐东城、斡尔朶城 / 140

宝象河与谷昌城、官渡城 / 153

归化县历史钩沉 / 172

晋宁湾与汉晋时期的益州郡治和宁州治 / 177

昆阳海边的古城 / 194

昆州、益宁考 / 200

徐霞客记载的滇池 / 206

滇池余韵：草海 / 213

滇池的小女儿：翠湖 / 224

下篇 昆明山水文化举隅

昆明古城的中轴线 / 240

金马碧鸡考 / 244

吴三桂在昆明的遗迹 / 253

西山名称种种 / 265

《游太华山记》赏析 / 270

西山的新发现 / 277

云南大学校址三题 / 280

风节亭与王锡袞 / 294

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纪实 / 300

附：周恩来视察云南大学时间考证 / 306

云南大学历史建筑巡礼 / 310

附篇 地 图

螺山水城示意图 / 330

南诏善阐城示意图 / 331

大理东京形势图 / 332

元中庆城形势图 / 333

云南府地图 / 334

明云南府城图 / 335

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示意图 / 336

昆明县治图 / 337

城内街巷图 / 338

城外街巷图 /	339
云南商埠草图 /	340
滇池水域变迁图 /	341
盘龙江阶地分布图 /	342
南诏东京汉营湾 /	343
汉晋时期的宝江 /	344
呈贡湾与大渔湾 /	345
晋宁湾 /	346
昆阳湾与古城湾 /	347
滇池出口——海口河 /	348
徐霞客考察滇池路线图 /	349
草海变迁图 /	350
昆明市县界域图（局部） /	351
翠湖变迁图 /	352
昆明古城中轴线 /	353
后 记 /	354

导 言

昆明是国务院 1982 年公布的首批 24 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首先，昆明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发掘证明，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今龙潭山一带就有古人类生活、繁衍，被学术界命名为“昆明人”。他们居住的是天然洞穴，以狩猎、采集维持生活，用天然石块打造成工具，还会用火烧烤而熟食，也利用火防御野兽。距今 7000~4000 年前，昆明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滇池周围分布着不少原始聚落，当时的人们滨水而居，他们把石头磨光为各种石器，磨制精良；利用泥土烧制成碗、盘、罐等各种陶器，器形和纹饰多种多样。他们稳定的食源是滇池里丰富的螺蛳，只需把螺蛳尾部敲一个洞，就可轻易地吸食，历千百年，这些已被食过的螺壳在他们的住地堆积如山，成为考古学上通称的贝丘遗址。他们也从事捕鱼、纺织和农业，今天我们还能找到用陶或石做成的网坠、纺轮，还能在陶器上经常看到谷壳、谷穗和麦穗。距今 3000 多年前相当于殷商时期，在这些原始聚落里的人们，已会建造干栏式、半地穴式和圆形的地面建筑，有柱洞、灰

坑、火塘或排列整齐的木桩。不但发现铜镞、铜爪镰等，还发现铜渣，至此，证明古人已掌握了炼铜技术，进入青铜器时代。这些，不禁使我们想到燧人氏、伏羲氏、有巢氏、神农氏等。中国古史上的“传说时代”，在昆明的古史上皆一一获得印证，远古时期的昆明也闪耀着辉煌。

其次，昆明是边疆城市的典型。西南边疆重山复岭，山高水险，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古代，贝丘遗址发展所形成的城市也属此类，我们把它称为“山寨”、“水城”，如螺山城、善阐城等。阁罗凤巡视昆川时说，“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正是评价“山寨”、“水城”眼光的点睛之笔。昆明古城所在的螺山半岛，三面临水，北面的五华山既是陆路通道，又可做陆上屏障。五华山南坡宽衍，东西收缩，东崖有大德山陡壁，西崖的华山西路早年有如栈道。“山寨”、“水城”并非完全依赖天然，一般皆根据当地特点，稍加修葺，以求完善。对某些地形上的不足，稍加工程措施，但无统一规范。南诏、大理时期的善阐城，在山险部分修了一段北城墙，开了北门，临水的三面整修滩涂，形成东玉带河和西玉带河，兼有城濠、防浪、蓄洪等作用，可以同时抵御人为和自然的侵害。也许有人会苛求，“偌大一个城，只修了那么一小段城墙”！“山寨”、“水城”的修建不但需要智者选址的眼光，还需要匠才根据实际情况，巧妙发挥当地的亮点，补缀其弱点。善阐城是西南边疆“山寨”、“水城”型城市建城的典型。没有对这一类城市的总结和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史是不完整的。

当然，内地建城的经验也先后被介绍到边疆，内地古城的形态在西南边疆也陆续出现。庄蹻带兵到滇池地区攻打滇国，他要建城以自保，战国时期出现庄蹻故城是可信的。公

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开道置吏，云南自此成为我国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滇池地区自此也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汉武帝重开西南夷，元封二年（前 109 年）设益州郡，辖 24 县，辖境约当今云南省的大部，这是云南设置郡县之始。两汉一级政区益州郡的治所在滇池县，相当于后来的省会。两晋在郡上设州，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宁州即为其中之一，以后虽郡县有分合，但州仍为一级政区，也相当于后来的省。汉代益州郡、两晋宁州共 500 年左右，它们的治所皆在滇池县，即今晋宁县晋城。所建的城临水，周达十里，形如飞鱼出海，有九门十二衢，其规模和气势，可称南中第一城。元代的中庆城为夯土筑就的四周完整的土城。明清云南府城改为砖城，周九里三分，开六门，使用了瓮城、雉堞、墩台、马面等筑城技术，环城有濠，可通舟楫。明清的昆明古城，全面吸收了内地的筑城经验，西南边疆的城池与内地“千里同风”了。昆明古城也有一些特殊的、值得学术界关注的内容，如一城双核、一城两制等。南诏、大理时，拓东城与善阐城隔水同时存在。元代，中庆城与斡尔朵城隔盘龙江同时存在。明清时的云南府城不包括城南的大片商业市井繁盛之区，今日我们理解的城市的概念不应局限在城墙保护的范围内，当然也远不止九里三分了。

最后，昆明也是千年古都。在春秋、战国时期，方国林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是举其大者。西南边疆也出现了滇国，它是和内地的楚、吴、越等相同的古国之一，历史文献早有记载。滇国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被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所证明，世人叹为观止。滇国都城的位置，在今滇池南岸的晋城附近，石寨山古墓群和出

土的“滇王之印”金印亦可证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王滇的时间，他书又有作楚顷襄王者，当代学者多认为不会晚于公元前 280 年。庄蹻不是来新垦不毛之地，他是“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篡了原来滇王的位，不能称为“庄蹻开滇”。庄蹻之后，又“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汉武帝在此设益州郡治，“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参酌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断代的结论，滇国出现的时间不会晚于春秋末期，昆明作为滇国的都城当不少于 500 年。

唐宋时期，在我国的西南边疆出现了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民族政权，其间也出现过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的更迭，与五代十国的历史特点相同。南诏和大理都效学唐王朝实行两京制度，它们的首府在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但南诏把拓东城建为“东京”，又称“上都”，大理把善阐城建为“东京”，又称“别都”。《南诏德化碑》记载：赞普钟“十二年冬，诏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十四年春，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蛮书》卷 6 说：“拓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广德二年为赞普钟十三年，公元 764 年，赞普钟十四年为永泰元年，公元 765 年，大概拓东城是 764 年始建，765 年建成。东京也是南诏和大理的统治中心，他们在东京大建官室，其规模往往与阳苴咩城相侔。南诏和大理诸王有的常驻东京处理政务、接待使臣、游幸娱乐，有的在东京就王位，有的死在东京。直到蒙

古宪宗四年（1254年）兀良合台在东京俘得大理国王段兴智，昆明作为南诏和大理的陪都 and 实际统治中心共490年。

明清之际，清兵入山海关，占领北京，并迅速南下，全国形势逆转。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四将军退到昆明，举起联明抗清的大旗。从永历元年（1647年）到永历十二年（1658年），以昆明为中心，滇黔两省为基地，出兵大败清军，控制全国半壁河山，势力达今四川、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推行一套完整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政策和科举考试制度。抗清义士和文化人纷纷奔走西南，群集昆明。永历十年（1656年），农民起义军又把南明的永历皇帝接到昆明，昆明成为南明永历政权的最后一个都城，时称“滇都”。在农民军的支持下，永历政权成为南明诸政权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农民起义军占领省会城市作为自己的中心，左右全国形势达12年，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二

滇池是云贵高原最大的淡水湖。滇池也是昆明市区的内湖，昆明的6个市辖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西山区环湖布列。《滇池保护条例》规定，滇池保护的范 围按正常高水位为海拔1887.4米的水面和滨岸带，滇池水域为309.5平方公里，库容积为15.6亿立方米，湖岸线长163.2公里，平均深度为5.3米，最深处“海眼”深11.2米。《条例》还规定了最低工作水位为海拔1885.5米。这是今日滇池的状况。

与之相较，人类历史时期滇池水域的变化太大。滇池边

有一圈天然老埂，很多地段比较明显，早期修建的公路多取老埂边缘选线。其上的台地比较平缓，适于采集和狩猎，龙潭山遗址即在老埂以上。老埂基本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滇池湖岸线。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从埂上下到湖渚，就水而居。贝丘遗址多在老埂下面的滩地或低丘，也有少数位于老埂上面的边缘。按贝丘遗址位置并参酌有关资料复原的新石器时代滇池湖岸线，大体北起今昆明螺蛳湾，西沿黄土坡、黑林铺、夏家窑，西山脚一段变化甚微。东边湖岸线直抵今高桥村附近的宝象河谷口。以后沿江尾、大古城、石碑村、关山、石子河、安江古城、象山、晋城、小平山一线。南边湖岸线达渠西里、后村、昆阳老城、太史庄、中谊村。那时的昆明古城所在还是狭长的螺山半岛，官渡古镇还是湖中小岛；滇池东岸和南岸洲、岛星列，岸线曲折，有呈贡湾、大渔湾、晋宁湾、昆阳湾、古城湾等分布；盘龙江入口是一片既宽且长的汉营湾；出水口螳螂川也有宽阔的水道，直抵今白塔村和柴厂。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哺育了周围大量的市镇和聚落群，一批不同层级的府、州、县治，也有最高层级的政治中心和繁荣的经济都会，如滇国的都城、两汉益州郡治、善阐城、鸭赤城等。在人类历史时期，对周围湖山的开发利用从未停止过。城镇开发对于滇池的影响多局限在其附近，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湖湾，逐步被填淤垦殖，湖岸线变得平直。滇池又当滇中台地的适中处，自古以来，自然地理的优势让它充当着交通中心的地位。但是，面对这片水域，不同的时代，选线也各有侧重。两汉时期，滇国降汉，与汉王朝中央政府及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交通主干道取南线，经大板桥、谷昌城，再沿湖东岸往南达今晋宁，以后经

昆阳，沿螳螂川谷地到安宁。南诏建拓东城、善阐城，中心北移，交通主干道取北线，经大板桥、金马寺到拓东城，再沿湖滨到昆州城，过碧鸡关达安宁，但南线和北线都必须经过宝象河谷，交通开发对宝象河谷及谷口两侧滇池沿岸延续的时间最长，力度最大。历史上，滇池经历过三次开发的高潮，力度大，移民多，农业开发的效果突出，城市也获得空前繁荣。当然，开发的力度越大，程度越深，滇池的变化也越大。第一次是两汉时期，开发的重点是宝象河谷交通沿线及谷口往南的湖滩直至今矣六乡一带。经过这次强力开发，宝象河口一带的滇池湖岸线已渐模糊，晋宁湾逐渐变成富庶农业区“晋平川”。南北朝到初唐，旧治逐渐式微，行政中心北移昆州，交通阻塞，经济萎缩。第二次高潮是南诏。南诏建东京，力度甚大，也颇具规模。盘龙江口的汉营湾被开发为富庶农业区，宝象河谷及谷口以北的湖滩几乎与其南北的农业区连成一片，时称“昆川”。第三次高潮是元明时期，对整个滇池进行大规模、全局性的开发。以治水为先导，凿低海口降低水位，涸出大片农田；大批军队移民屯垦，充实了劳动人口。结果盘龙江迅速向滇池中延伸，宝象河流域被深度开发，两江并肩，在下游形成稠密的水网，土肥水饱，适于农业发展。从此，烟水浩渺的滇池东北部，发生水陆逆转，变成富庶农业区，至今昆明古城以南一望无际的平原沃野就是这一阶段形成的。今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就是过去滇池湖水荡漾的地方。

滇池也塑造着昆明古城的形象。“城际滇池，三面皆水”，南诏和大理善阐城都处滇池边，三面临水，是一座壮丽的水城。元代鸭赤城仍是三面皆水，但东面为盘龙江，西面、南面为滇池。各种鱼类及水产品丰富，滇池里的航运十

分发达，工商业繁荣。“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元人王昇的《滇池赋》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明代，云南府城周围成为军屯的重要基地，城以南成为富庶农业区，云南府城从此丧失了“水城”的形象，但近日楼以南又是另一番小桥流水的图景。玉带河、臭水河绕流阊阖市井，河上有鸡鸣桥、板坝桥、柿花桥、桂香桥、三板桥、马蹄桥、珠市桥、奏功桥、彰化桥等，与城郊的西坝河、鱼翅河、永昌河、板坝河、采莲河、大观河等若干条小河相连，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人们出行，在老篆塘（今大观商业城附近）、弥勒寺、得胜桥、南坝等处皆可乘船，盘龙江和大观河成为运输各种物资的水上动脉，篆塘和得胜桥则是两处著名的货运码头。明清时期的昆明，俨然一幅“水乡”景象。昆明犹如一座滇派园林，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湾水池，一座小桥，一亭一廊，一抔土，一滴水，无不打上滇池的烙印。研究昆明古城必须研究滇池，研究滇池的变迁必须研究昆明的开发史，这就是本书探讨的两大对象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历史时期滇池湖岸线变迁的考察，我们发现自然力的影响十分缓慢，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人的直接干预。从汉代到清末的2000多年，对滇池及周围湖山的开发力度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近700年来，滇池成陆的面积成倍增加。为了农业社会的繁荣，牺牲了高原上的大片水域。然而，为了利用滇池，明清时期距云南府城最近的草海湿地未被垦殖；为了享用滇池，翠湖湾被围入城内，成为今日昆明城中的绿宝石翠湖，这是历史上保护滇池的例子。事在人为，我们如何善待滇池，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

三

对于昆明古城的研究，可谓先天不足。从汉晋至唐宋，记载甚少。明清以来，关注者多，探究者少。有关零星的记载条目渐被钩沉出露，但罕见系统的成果问世。对古城的定位，或失之笼统，或失之偏颇，甚至昆明古城被淡出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昆明古城和滇池的研究首先要在观念上突破。通过历史地理研究，搞清昆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山水大势及其与古城变化产生的同步变化。各个时期古城赖以存在的环境状况清晰了，舞台的位置、规模明确了，轰轰烈烈的历史活剧才得以展开，而不致成为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20世纪末，笔者提出了“山寨”、“水城”的观点，强调城市的发展既具有时代特点，也具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西南边疆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山寨”、“水城”，充分利用自然山水险要，针对个别的不足，稍加补苴罅漏，就可负固自守；没有完整的城墙、城壕等设施，其形象与内地通常讲的城不同，但性质和功能却相同。（详《西南边疆古代城市研究导论》一文，收入《朱惠荣学术文选》，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螺山城、拓东城、善阐城都属典型的“山寨”、“水城”。中国古都学会自1983年由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倡导成立以来，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古都是统一王朝（如汉、唐、元、明、清），或分裂政权、民族政权（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统治中心，也包括“两京”、“四京”、“五京”等陪都，还包括农民起义政权的政治中心。我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上百个都

城，它们已不同于一般行政区划中的一、二、三级政区治所，成为更高一个层次的城市。有的传统王朝的都城，统治地域最宽、影响最大、时间最长者，被公认为“大古都”。古都必须今天仍是活生生的古城，而不是废墟；当年的古都所在，距现在有关城市较近，或属于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1990年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笔者提出昆明是千年古都的观点（载《昆明社科》1991年第3期，收入《朱惠荣学术文选》，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在会上即获得大家的热烈赞同。1992年，昆明市纪念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公布10周年，专门请笔者在大会上讲《名城昆明在我国占有特殊的地位》（载1992年4月《昆明城市科学》“纪念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公布10周年增刊”），受到市领导及有关专家的重视。昆明是古都也获得学者们的肯定。1992年《中国都城辞典》的编纂工作上马，1999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古都40座，其中就有昆明。该书有史念海先生撰写的词条：“滇池：滇王之都。《史记·西南夷传》载：‘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滇池县，故滇国也。’滇池县为汉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还有陈桥驿先生撰写的词条：“南诏录：唐徐云虔撰。此书共3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均有著录。作者徐云虔，岭南节度判官。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四称：‘《南诏录》三卷，乾符五年七月，南诏请通好，邕州节度使辛谿遣从事徐云虔复命，使回录所闻见上之。’故此书撰于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按：‘南诏哀牢之后，有六诏，曰蒙嵩诏、越析诏、浪穹诏、邛巂诏、施浪诏、蒙舍诏。今云南省西部大理一带也。’此书已亡佚，亦无辑本流

传。”《南诏录》记徐云虔使南诏事，至东京见驛信而还。两位古都研究的前辈亲为推荐古都昆明的事，令我们感动。

对昆明古城和滇池的研究，还必须在资料上突破。新中国建立后，开展了多次有价值的考古发掘，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对滇池周围的文物状况，从点到面都有揭示。对龙潭山“昆明人”的发现，石寨山滇王及其臣仆墓葬的出土，还有对于贝丘遗址的积累，配合城市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城市考古，使人们大开眼界，从而填补了过去未知的历史，改变了对古代昆明认识的偏差。我们的研究，有条件充分利用近人考古发掘及文物普查的成果。从1979年到1983年，我国开展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国地名普查，以后又编纂地名辞典和地名志，云南编印出版了100多部县市地名志。对这些成果的深入研究和利用，有助于我们解读昆明的过去，探讨昆明古今的变迁，把古代昆明和今日昆明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也重视搜集稀缺的文献资料，扩大文献资料的范围，如散在各地的碑刻，游记、诗歌等文学作品。地图是解析地理形势的直观工具，多年来，我们坚持搜集、利用各种古今地图。

对昆明古城和滇池的研究，还应在研究方法上突破。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对昆明古城及古代滇池地理环境的复原，并探讨它们的变迁。范围不大，对象集中，在历史长河中又充满渐变的过程。对此，笔者长期坚持实地踏勘，与文献或地图对照，进行微地貌学考察。经过反复的踏勘、对照和思索，历史的图景渐渐明晰起来，了然于心。有些读不懂的资料，接触地理实际后就豁然贯通。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文献，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尽可能详细占有资料。尽量核查不同的版本，依据经过整理的精善的版本，有些重